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政治周报】

2019年波黑政治发展概况：没有中央政府的一年

Ivica Bakota

(2019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波黑】2019年波黑政治发展概况：没有中央政府的一年

波黑即将告别2019年，但是在政治方面并未取得多大成就。今年的政治大事是2018年10月大选后组建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危机。2018年底，波黑离成功组建新政府还相距甚远。20天后2020年就将来临，虽然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政府依然未组建成功。从2019年1月到11月，要是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争论上，加之谈判过程缺乏透明度，否则就会有结果了。借用波黑公众常说的话，主要的政治行为体“缺乏政治意愿”打破波黑的政治僵局。在过去的一年，这也是双方攻击对手的借口。

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组建政府的工作就这样被搁置了13个月。11月中旬，波黑总统府最终决定提名独立社会民主党联盟（SNSD）候选人佐兰·特格蒂亚（Zoran Tegeltija）——他自谈判伊始就做好了准备。在众议院确认他的提名后，他将于2019年12月提出“预先批准”（pre-approved）的部长名单（像他之前承诺的那样），以便迈入新年之际波黑能有新的政府。但是，现在还很难说剩余的程序能够顺利进行。由于他提供的部长名单可能会被拒绝，或者有可能使众议院陷入僵局，因此，还要等待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 BiH）和民主行动党（SDA）就政府组建达成最终协议。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仍然存在再次陷入僵局的可能，只是这次陷入僵局的将是众议院，而不是波黑总统府。

目前来看，由于种种原因，解决长达一年的政府危机又被推迟了。大部分人表示，最大的分歧是关于波黑加入北约，以及波黑与该军事联盟应保持何种关系的问题。尽管媒体报道和第一个年度评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且在北约问题上似乎存在很大分歧，但实际上不存在很大的争议。波黑可以在党派间和种族间未就与北约关系的问题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组建政府。尽管“成员资格激活计划”（MAP）事件被认为是烫手山芋，但是只有执政的特洛伊卡（Trojka）才会认为此问题可以通过向北约提交“改革计划”的方式“解决”，而这一决定是在提名特格蒂亚为波黑部长理事会主席（COM Chairman）之前做出的。

如果征求波黑民众的意见，他们会认为僵局是由北约问题、选举法改革或塞族共和国的分裂主张导致的。但是，导致僵局的真正原因在于难以捉摸的政治意愿。

选举法改革

在没有人认为政府能很快组建之际，波黑迎来了 2019 年。实际上，当时一些媒体预测后选举时期的情况会类似于 2010 年大选后的“漫长的 2011 年”。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 BiH）为重新讨论“克罗地亚问题”做了充足的准备。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以及克族国民议会（Croat National Assembly, 即 HNS）的很多官员声称，泽尔科·科姆西奇（Zeljko Komsic）再次当选波黑总统府的克罗地亚代表是因为不公平的选举法。该选举法使波黑联邦的波斯尼亚人可以为克族候选人投票。科姆西奇

的大多数选票的确都来自波斯尼亚地区，而他所在的克族市（西黑塞哥维那、波萨维纳）却表现得差强人意。此外，克族政客现在更加坚决地要求自己的实体（克族地区）或联邦机构停止把“非法代表”列入克族的候选人名单。而在选举之后，国际人士、波斯尼亚人和克族人将不再考虑“第三实体”，原因是它违背了《代顿协议》。现在，克族国民议会(HNS)主张将“第三实体”视为长期有效的一个要求，同时“第三实体”也通过选举法的非激进化改革得以改变，而这种改革方式得到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支持。萨格勒布支持克族政党的立场，即：波黑选举是不公平的，并认为种族分裂主义不应该成为改变选举规则的借口。

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领导人德拉甘·科维奇（Dragan Covic）在今年初强调，只有改革选举法，才有可能与波黑联邦内的波斯尼亚政党共存。同时，需要改革选举法是因为该法存在一些漏洞，例如：莫斯塔尔市级选举（Mostar）、“未经授权的”（extra-constitutional）族裔选举（塞伊迪奇—芬奇法，Sejdic-Finci law）和防止不公正地划分族裔选区。在整个上半年，科维奇一直在推动选举改革，以此作为与波斯尼亚民主行动党（SDA）开始谈判的条件。

在这一年中，科维奇巩固了泛克族（pan-Croat）的支持，获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联盟（SNSD）的支持，并增加了与波斯尼亚政党谈判的筹码。最终克族和波斯尼亚的主要政党达成了一致，但未提及选举法改革和重新审查“克族问题”。这被解释为一种“加速政府组建的政治意愿”，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克罗地亚

民族主义者的挫败感，并削弱了他们对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 BIH）领导人的信任。因此，人们担心科维奇可能会以众议院的选举法改革为由而“再次罢工（strike again）”。

波黑反民族主义集团

2019年2月，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DF）和吾党（Our Party, OP）三个反民族主义公民党派组成了“波黑集团”。这是一种“反对派平台”，它给波黑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三件新事。首先，非民族主义政党首次组织了反民族主义，反特洛伊卡（anti-Troyka）和反民族政治党派的联盟。其次，在萨拉热窝成功“实验”之后，该集团超越了地方组织，直接建立了全联邦联盟（all-federation alliance），并希望吸引塞族共和国的政党。第三，它作为最激进的平台，誓言保持对立关系，并且不与民族主义政党联合。事实证明，这是该协议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在地方层面（图兹拉州），像社会民主党（SDP）这样的党派无法以反民族主义为荣；另一些党派，比如民主阵线（DF），声称对国家利益和政治稳定的责任感超过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并很快离开了“波黑集团”。失去民主阵线之后，“波黑集团”仍然是社会民主党（SDP）+平台（即SDP+地方政府），但在波黑公众中失去了吸引力。然而，社会民主党（SDP）确实成功地远离了中央联盟。

北约问题

最激烈的争论是由与北约的关系引起的。作为成员资格激活计划（Membership Activation Plan）签署国，波黑去年同意向北约提交年度计划，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在竞选过程中引发了分歧，因为独立社会民主党联盟（SNSD）领袖和塞族总统多迪克（Dodik）承诺过军事中立，而这个目标是在2017年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的决议中制定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和民主阵线要求波黑继续执行加入北约的程序。到2018年12月，民主阵线领导人和波黑总统府克罗地亚成员泽尔科·科姆西奇（Zeljko Komsic）在谈判桌上划定了底线，并声称在塞族党派接受波黑与北约的合作计划后才能组建新政府，而波黑与北约的合作最终将为波黑加入北约做好准备。自那时起，独立社会民主党联盟和塞族总统多迪克拒绝遵守，并致力于塞族的分裂活动、反中央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活动。双方激烈驳斥对方的要求，缺乏调解者。

欧洲一体化

在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2019年是波黑表现最差的年份之一。2019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波黑入盟申请的意见》，但没有明确说明波黑获得候选国身份的最后期限。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西巴尔干国家（包括波黑）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进展的意见》后，波黑领导人很少发表声明来表示

对此《意见》的重视。欧盟委员会给波黑提出了获得成员国身份和开启入盟谈判的 14 个优先事项。这些事项理应由 2018 年 10 月大选后组建的波黑新政府分析并实施。然而，事实表明，波黑政客和政府官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开展讨论和尽职调查情况，更不用说采纳、实施欧盟的建议。现在看来，波黑“官方”在有关欧盟的所有事情上都保持沉默，而且有关波黑的“立场、视角和疑虑”只能从欧盟的监督机构获取。他们对波黑在入盟问题上陷入僵局的反应很简单：波黑在组建中央政府方面没有进展，就意味着波黑的入盟进程没有进展。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吴鑫滢；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